

桃之灼灼

□李明

会的神话，那象征长寿与祥瑞的仙果，根脉不正是深植于这人间沃土。

重访桃园，千百亩桃树铺展开来，绿意磅礴，风过树梢，绿叶簌簌，似乎低语大地深藏千年的秘密。当阳光吻上叶脉，枝头的蜜桃洩出愈发娇羞的酡红。

暑气最盛时往里退去，数不清的“笑靥”攒动——红霞般的蜜桃缀满枝条，累累垂垂，挨挨挤挤。俯身之间指尖可触那份沉甸甸的甜蜜。逆光中，桃皮的绒毛如覆薄霜，凑近细嗅，清冽甜香丝丝缕缕，缠绕心尖。偶有蜜桃藏身叶后，怯怯窥人，反而平添几分生趣。

这片甜蜜的源头，深植于自然的伟力与玛纳斯人的智慧。玛纳斯河自天山北麓奔涌而下，冲积的沃土在此沉积。天山雪水汨汨浸润，携来丰沛的微量元素，共同雕琢这片宝地。玛河水滋养的桃树，在年复一年的光阴里愈发挺拔坚韧，蕴藏着“生生不息”。由此结出的蜜桃，着色如霞，浓甜多汁，质地绵密，是大地慷慨的恩赐，是辛勤耕耘的成果。

此刻，我的目光贪婪地吸附在桃上，却被桃农一声爽朗的笑打断。攀谈间，他顺手递来一枚硕大的蜜桃。指尖轻剥薄皮，丰腴

的肉果汁光莹润。一口咬下，甘冽的琼浆瞬间在齿间迸裂奔涌，强烈的甜美冲击直抵灵魂深处，令人沉醉。

此刻，三轮车满载着“桃红”疾驰而来。我好奇它们去向，桃农热情邀我前往。车停于大棚之下，工人们巧手轻取鲜桃，分拣、过秤、按订单打包。一场甜蜜的“蜜桃之旅”，正乘着数字化的羽翼，飞越天山南北。传统种植与现代物流的脉搏在此刻和谐共振，让源于新疆的礼物成为四方餐桌上的时令惊喜。

如今，这桃园已成为声名远播的打卡地。立于生机盎然的桃园中，我看到玛纳斯县的桃产业如同这深植沃土的桃树，日益根深叶茂。那枝头累累的硕果，染红的何止是季节的脸颊？它更映照着桃农对生活的希望。这“灼灼”之光，是自然生命的绚烂绽放，更是扎根于斯、耕耘于斯的人们，用汗水和智慧点燃的产业之光、幸福之光。

夜幕低垂，挥手作别。清风中，桃农质朴的笑语裹挟着醉人的桃香，在戈壁绿洲的夜空久久浮荡，飘向远方……这桃香，是甜蜜事业的芬芳，是绿洲生机的歌谣，更是古老丝绸之路上，一曲关于扎根、奉献与共享的现代田园诗篇。

老沙椒麻鸡里的呼图壁滋味儿

□马玉玲

都浸着野趣的紧实。下锅前喝足了天山雪水，煮出来的肉带着天然的甜润，咬一口，能出阳光晒过的草原味。新疆的花椒是出了名的“狠角色”，带着戈壁的烈性子，磨成粉时呛得人打喷嚏，入了油却化出醇厚的麻香，像细密的电流，在舌尖上跳着欢快的舞。安集海的红椒更不必说，红得像燃着的小火苗，切碎了丢进热油，“滋啦”一声就把辣味泼得满屋都是，辣得直率，辣得过瘾。再加上弱碱性的地下水，炖鸡时添一勺，肉里就多了层若有若无的清甜，像给麻辣裹了层温柔的纱。

沙家三代人把做鸡的手艺磨成了绝活儿，每一步都藏着小心机。光是看这操作，就让人按捺不住咽口水。整鸡要经“三浸三提”的洗礼，沸水里滚三分钟，看那鸡皮渐渐收紧，浮沫轻轻浮起，立马捞出扔进冰水里激一下，鸡皮瞬间绷得像鼓面，脆得像刚从冰箱里拿出的薯片；再煮再激，反复三次，鸡皮脆到能透光，咬下去一声脆响，鸡肉却嫩得能吸进汤汁，用筷子轻轻一挑就分瓣，抿在嘴里滑溜溜地往喉咙里钻。熬椒麻油更是重头戏，全程飘着勾人的香味。菜

籽油烧得冒烟，先下姜片和蒜片，炸到金黄冒泡，香味直往鼻孔里钻，勾得人直伸脖子；再转中火，把花椒和线椒撒进去，看那红的绿的在油里翻滚，麻辣味像长了腿似的慢慢渗出来，空气里开始飘着撩人的麻意，让人忍不住吸鼻子；最后猛火一催，最烈的那股子香瞬间炸开，隔着三条街都能闻见，勾得人脚步发飘，恨不得立马掀锅。调味时更讲究配比的精妙：鸡汤的鲜、井水的甜、陈醋的酸按比例融在一起，泛起微微的泡，再撒半勺冰糖，看那糖粒慢慢化开，搅一搅，辣里带甜，麻中藏鲜，光是闻着料汁，口水就忍不住顺着嘴角往下淌。

端上桌的那一刻，眼睛和鼻子先被勾住了魂。琥珀色的红油裹着雪白的鸡肉，油亮亮的像给鸡肉披了层发亮的铠甲，阳光照上去，油花泛着细碎的光；翠绿的香菜、金黄的蒜末撒在上面，红的艳、白的嫩、绿的鲜、黄的亮，活脱脱一幅戈壁晚景图，好看得让人舍不得下筷子。还没动筷，鼻子先醉了——线椒的焦香带着点儿烟火气，嗖地一下冲过来；接着

是花椒的醇厚，像沉在杯底的酒，慢慢往上冒；最后是鸡汤的鲜，温温柔柔地绕过来，三种香味缠在一起，直往胃里钻。

夹一筷子送进嘴，舌尖瞬间被炸开的滋味包裹，好吃得直眯眼。舌尖先碰到一丝甜，像雪水悄悄融在舌尖，清清爽爽；0.3秒后，麻意蹭地漫上来，不是扎人的疼，是密密麻麻的酥痒，从舌尖爬到舌根，让人忍不住咂嘴，越咂越香；2秒后，辣味带着劲儿涌过来，像戈壁的太阳，暖烘烘地裹着舌头，却不烧心，辣得人鼻尖冒汗，偏又舍不得停；5秒后，回甘从喉咙里冒出来，把麻辣都柔化了，嘴里又鲜又香，忍不住再夹一筷子。鸡皮脆得弹牙，咬开油汁顺着嘴角往下流，赶紧伸出舌头舔一舔；鸡肉嫩得不像话，轻轻一抿就化，汤汁全吸在肉里，每一口都是鲜、香、麻、辣、甜在嘴里打架，却又香得让人想把舌头吞下去。

这哪是吃鸡啊，是把天山的雪水、戈壁的阳光、呼图壁人的实在，全吃进了嘴里。难怪有人说，没吃过老沙椒麻鸡，就不算到过呼图壁——这口勾人的鲜，早就刻进了这片土地。

电话那头的唠叨

□康宗文

碎的日常，都只是为了铺垫这句关心。

挂了奶奶的电话没多久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姥爷。接通时，先听见姥爷和姥姥压低的声音：“工作怎么样？饭按时吃了吗？怎么不给我们打电话了？”

晚上在办公室备明天的课，妈妈的电话准时弹了出来。除去关心，又在我的个人问题上操心，我说最近太忙，她立刻皱起眉：“忙忙忙，就知道忙！你都多大了？我不是催你，是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受委屈，有个人搭伴儿，我和你爸也能放心……”

她的语速越来越快，从这个亲戚的儿子说到那个亲戚的儿子，又绕回“男孩子要早点成家”，说到底就是操心我的个人问题，还没解决，让她和我爸很着急。

挂了电话，又提示有新消息，是爸爸发来的信息：“最近工作怎么样？肚子吃饱了没？”爸爸很少打电话，总是用微信发来三言两语。

有时也会觉得不耐烦。妈妈打来电话的时候，第无数次提起“亲戚的儿子”时，我会忍不住打断，语气里带着疲惫的敷衍。但挂了电话，听着听筒里残留的忙音，心里又会泛起说不清的酸涩。

他们的关心总带着点儿笨拙。奶奶不知道我在新疆生活怎么样；姥姥和姥爷不知道我的工作情况；妈妈操心我的个人问题，只把“有人照顾”当成最好的祝福；爸爸说不出温柔的话，只能用简单的话语，藏起那份不善言辞的牵挂。

可正是这些笨拙的唠叨，像一张细密的网，兜住了我在工作中的慌张。加班到深夜时，想起奶奶说的“照顾好自己”，就觉得心里暖暖的；遇到困难想哭时，想起爸爸那句“别硬扛”，就忽然有了再试一次的勇气。

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手机安静地躺在一边，屏幕暗着，却仿佛还在回响着那些熟悉的声音。我忽然明白，那些被我抱怨过的唠叨，那些带着时代烙印的牵挂，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叮嘱，其实都是同一种“东西”。

它们穿越山海，越过城乡的距离，从电话那头涌过来，漫过我生活的褶皱，最终汇成一句——“都是他们对我的爱”。



轮回

□陈秀屏

岁月流逝，不知不觉间父母进入高龄阶段，成为实实在在的老人。

母亲身体不好，腰腿病加上多年胃病，什么都不想吃，吃什么都不香。不能让母亲品尝很多美味，是我们做女儿的最大遗憾。

父亲因为胃口好，又勤于劳作，虽是八旬老人，身体还很硬朗，只是患有糖尿病，瓜果和点心都不能多吃，对他实在是个折磨。父亲常常会在瓜果飘香的夏、秋两季“屡屡犯错”，不顾母亲的坚决反对和愤怒申讨，买回整袋的西瓜、甜瓜、整箱的葡萄、桃子等，拉开架势大吃特吃，意图过瘾。很快，母亲就会打电话过来，向我们告状，又叮嘱赶紧买药回来，说父亲这两天因为“胡吃”，血糖又异常了。

每次我们着急上火地赶回家，都是先帮着母亲批评父亲一番，再描述现在生活多么好，展望将来生活会更加好，劝导父亲好好保重身体，让我们多孝敬几年。

记得有一次妹妹批评父亲：“给你交代了，尝一口就行，你咋不听话？你说我们小时候不听话，你可以打我们，你现在不听话，我们拿你咋办？你说，咋办？”

父亲听了，呵呵呵地笑起来，我们也忍俊不禁，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我家女孩多，父母在那样困难的年代，就懂得“富养女儿”的道理，宁可自己受苦，也要让女儿们穿得好一些。父亲会很多手艺，木工、泥瓦匠、划玻璃、电焊工、磨粉等，好手艺加上父亲的勤劳，常常能挣来外快。父亲就用这些外快扯回各色各样的布料，由巧手的母亲裁剪、缝制成一件件漂亮的衣裤，让我们穿得漂亮整洁，给我们青涩的童年，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母亲一生节俭，年轻时生活困难孩子又多，没穿过什么好衣服，作为女儿，总想给晚年的母亲一些补偿，让她穿得漂亮一些。可是因为母亲很少出门，我们买的新衣服，都被母亲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衣柜里，一天天存放过时。我常常埋怨母亲：“给你买的新衣服，抓紧时间穿，你看一件件都过时了，等你百年之后，我们看到这些衣服，会有多难过？”

母亲总是微笑着，平静地回答：“在家干家务，穿新衣服都糟蹋了，我什么都有，你们难过啥？”

父亲则刚好相反，买来新衣，他立马欢天喜地地穿上，给我们展示之后就不再离身，就是劈柴拿煤也好，侍弄菜园也好，干家务也好，穿着哪件是哪件，从不应景换衣，常常被母亲埋怨：“件件衣服都穿旧，没有了走亲访友、做客吃席的崭新衣服。”我们常常会像大人批评小孩那样，帮着父亲批评母亲，把新衣服都放过时了。又帮着母亲批评父亲，应该留一套做客喝茶的新衣服。不管是批评者，还是被批评者，都只重过程不重结果，并且乐在其中。

父亲年轻时顶天立地，在那样艰难的岁月，养大了我们兄妹六人，供养了四名大中专学生。他勤劳一生，辛苦一生，让孩子们过得得好，似乎是他毕生的追求。在我们看来，父亲如今也算“大功告成”，该好好安度晚年，享享清福了。可父亲好像很不习惯，我们平常给他点儿零用钱，他总是不肯接受，推三阻四地说自己有钱，多了用不上。没办法，我就使出杀手锏：“你拿上，我高兴，你知道你丫头脾气不好，不要惹我生气！”

每当这时，父亲就像犯了错的孩子，无辜又无奈地望着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乖乖地看着我把钱塞进他口袋。然后，我大声说一句：“我走了。”迈出门，背后父亲慈祥疼爱的目光，会让我开心地踏实地走在返家的路上。

又是周末，买了父母爱吃的小吃、零食、果蔬等，我和妹妹相约回家看父母。父亲迎上来，接过我们手里的塑料袋，笑着问：“买了些啥好吃的？”我和妹妹赶紧打开塑料袋，一样一样地摆上桌……

看着父母慢慢地、开心地吃着，像两个老小孩一样憨态可爱，我的心既温暖又柔软。

慢慢品味，父亲笑眯眯地问我“买了些啥好吃的？”不禁惊叹世间万事万物的轮回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父亲每次出远门，回来时都会给我们买点好吃的，时间一长，我们就摸着了规律。每次父亲出门回来，我们就赶紧跑过去，眼巴巴地望着父亲，虽不说话，但那眼神分明就是“买了些啥好吃的”。父亲总是不等我们开口，就快速地从包里或口袋里，拿出好东西来，一个孩子一份分配开来。那时物质贫乏，所谓好吃的，无非是几颗糖果、一把蜜枣、一两个苹果……可在当时对我们来说，是天下美味，是幸福生活。

有一次父亲提着保温瓶到县城去，买回了我们向往已久的冰棍，小心翼翼地骑着自行车，赶十公里路带回了家，让我们美美地过了把瘾，那冰凉甘甜的味道，一辈子都没法忘记。

依稀还记得，当时父亲看我们吃冰棍的眼神，慈祥、疼爱、满足。此时此刻，我的眼里也是疼爱、满足。

